

# 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0830156

10位ISBN编号：9570830158

出版时间：2007年5月

出版社：台湾联经出版公司

作者：顾颉刚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## 内容概要

顾颉刚先生的日记，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断记载外，自1921年起历60年基本未中断，约有600万言，他自谓是“生命中最宝贵之材料”（1939,10,25，日记语）。

顾先生将日记视为吐露心迹的场所，七情六欲，无所不谈。作为一位史学家，他搜集、积累、验证史料的职业习惯自然地体现在日记中。他认真地记录并从中寻觅个人的足迹，自我检讨，又自觉自愿地留给后人去翻览，检验。

这部日记是他60余年经历的写照，也是他所处社会和时代沧海桑田巨变的一个侧影。

这部日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炮火和“文化革命”的劫难，能够保存下来，奉献给今日的读者，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# 《顾颉刚日記（全十二卷）》

## 作者简介

顾颉刚（1893～1980），原名诵坤，字铭坚。江苏苏州人。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。历任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云南大学、齐鲁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兰州大学教授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中国科学院（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）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顾先生一生治学，著作宏富，对中国古代史、历史文献学、历史地理学、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在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主编《古史辨》学术讨论集、《禹贡》半月刊等，著有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（联经出版，共15册）等书。

## 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古史考人生。
- 2、因为作业需要，未能全部看完，借助索引之便，检索关注之人物与顾颉刚之交往，颇多所得。对顾颉刚之私生活与复杂心态，有更直接感受。但总疑心，日记多经删改乃至毁弃，如今所见，未必皆第一手材料，运用时还需留个心眼。另：联经版相比中华版，除为繁体外，其它无太大差别。但个人更喜欢前者的书脊设计，一字排开，颇为养眼。
- 3、时断时续花了半年，才读完这套书，收获不如预想的大。
- 4、暑假在家浏览一遍。顾颉刚日记较为含蓄，点到为止。也可看出顾颉刚真性情的一面。
- 5、已读：1、2册
- 6、补记
- 7、他的性格为人一直不是我很认同的那种。这日记算是他的心路吧，只是这当中是否也有一些是那个时代应景而作的呢？
- 8、图书馆貌似只有前五卷
- 9、希望能挖出点史料或者心灵史之类的东西来，八卦也可以算意外收获

## 精彩书评

1、《一個歷史學家的微觀心態》辛卯伊始，歷史學家顧頡剛的文字全集 - 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冊遂了作者生前所願，由中華書局出版了。前幾日，偷閑去四馬路訪書肆，原本是準備好好看一看的，以補幾本案頭所闕。然而，見到了陳列在門廳裏頭的《顧頡剛全集》，翻閱內葉見其印數首版祇有2000部，逛書肆的念頭頓時就作罷了。滿載而歸，攜回了《顧頡剛日記》十二冊、《顧頡剛書信集》五冊，見到《顧頡剛年譜》隨著全集出版有增訂新版，便亦拿上了。未一并購置全集，一則，是筆者并非歷史專業學人；二則，是因為覺得偶爾有所尋讀，去圖書館裏頭坐一坐，還是蠻好的。臺灣聯經版的《顧頡剛日記》，早幾年就在讀了，祇是借來的書，案頭的時間都短暫，借書一事，思己習性，顧及他人，諒都一樣，不好意思擱置長久的。再加上於故人日記書信，總以為尋讀為備攷，相比隨著他人的起居註消磨時光為好。何況如《顧頡剛日記》，跨時日六十餘年連帶人名索引，十二冊統共六百五十萬餘字，其之鉅，非幾日間就可以消化也。故人日記較之書信而言，個人備忘居多，心思的私密間雜其間亦更多，所以作為歷史上各個時代的背景文本備攷，難能可貴。除非，如《越縵堂日記》，寫的時候，就是準備日後與他人讀的。所以，初讀《顧頡剛日記》，就甚佩服他當初竟然能化費個把月的功夫，一口氣讀了《越縵堂日記》的大半。1923年夏日，習慣寫日記已有三四年時日的顧頡剛初讀《越縵堂日記》：七月十九號星期四（六月初六）：「李慈銘好學而體弱，又不能不在宦海中討生活，精神苦痛甚。予學不如彼，而境遇如一，志愿且更奢，安得不困厄乎！看其日記，如寫我心也。」七月廿二號星期日（六月初九）：「《越縵堂日記》看了三天，儘三函，猶三之一也，且甚潦草。此等看書之樂，三年來所未有，不意乃在病後得之。」七月三十號星期一（六月十一）：「看《越縵堂日記》看得出神了，一切事情都不想做。加以天熱如焚，一切事情亦不能做。惟《詩經通論》已借吳又陵先生半年，不能不還，故勉強著力。」時值正趕日子校讀《詩經通論》做學問的顧頡剛，竟然會如此耽迷《越縵堂日記》，李慈銘於其之影響，可想而知了。其實，這兩三年間，我斷斷續續地借讀《顧頡剛日記》，亦基本全部閱畢了，洋洋六百五十餘萬字裏頭，總覺得有李慈銘之影影綽綽。也正因為由此，就會格外地留意這一個歷史學家 - 顧頡剛，在某些個時間段裏頭的文字與心態。讀《顧頡剛日記》，時代變更、社會動蕩，都是一個可仔細閱讀之著眼點。丙午以及爾後七八年間，顧頡剛難免被涉，其之日子亦不順遂。然而，與其他文人相比較，他的日子還算是稍微好過些的，生活地位有變，人身自由卻還依舊，日記繼續在寫。當時其他一眾學者文人的境遇，他見聞亦寫。顧頡剛落筆的心態，此處以其日記鈔錄一二，便可知曉。當然，姑且不取其於大勢之下所寫之無奈文字，亦儘量避免涉及朝政顯要的聽聞：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號星期五（八月初二）：「聞廖沫沙已死，不知是否自殺，此人害人不淺，活亦不能改造。」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號星期三（正月初七）：「老舍之死，由於其到文聯看大字報，適此日開會鬥京劇院，有人見他，呼：『把老舍揪出來！』擁至會場，令其下跪，渠不肯，與紅衛兵相持，在抗拒中踢紅衛兵一腳，遂被打一頓。第二日，紅衛兵又至其家打罵。第三日早，自沉於積水潭。在運動高潮中猶放不下面子、架子，宜其死也。」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一號星期二（二月十一 春分）：「小提琴家馬思聰，十年前聽其在南寧演奏，今聞其已逃到外國去矣。叛國之徒，其心可誅。」是時多乖，街巷坊間，日有名人不測傳聞。顧頡剛日記有錄，當不足為奇，亦可見他以日記存說的習慣尚且無礙，至少在心理上安全如是。然而，以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落筆，以聽聞錄之，而有敘且夾議，對於生命之尊重、人格之尊嚴，卻是如此夾雜一己微觀寫於字裏行間，輕描淡寫，亦令人詫異。時勢高壓之下，人性之無常，下意識之自然變異，會如此乎？關於當時巴金的遭遇，顧頡剛在日記裏頭有如此記載：一九六七年三月卅一號星期五（二月廿一）：「上海、天津兩地，紅衛兵兩度抄家。聞李芾甘（巴金）家抄出三十萬圓，以其作《家》與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，所得稿費不貲也……此等人一貫享福，今遽從天墜淵，可見革命之徹底矣。」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號星期日（三月廿一）：「渠寫小說，在舊社會中流行甚廣，故得富有，此一點尚可恕；但其為美聯社及臺灣《中央日報》寫文，則直是叛國，決不可恕。」記得當日讀到這幾處文字，我亦苦笑。真是匪夷所思也，簡直是難以置信此為一個歷史學家 - 顧頡剛私下所寫的日記。然而，時過境遷，十二年之後：一九七九年一月三號星期三（十二月初五）：「與靜秋同看巴金之《家》電視。巴金（李芾甘）之小說《家》，予所未見，今日在電視中見之，不免興奮，蓋予與彼同受封建社會之害，憤恨彼此同之也。」從「決不可恕」到「憤恨彼此同之也」，巴金能夠得到顧頡剛之認同，也忒不容易了。倘若，彼時巴金行為如馬思聰、去處如張愛玲，這一段日記諒又是別樣文章了。讀《顧頡剛日記》方知曉，以其性格，能被其認同者，少而又少矣。楊東莚（1900 - 1979）的名字，在《顧頡剛

日記》裏頭所出現，前前後後不下於百餘次，絕大多數為共同參加學部、民進中央、政協文史委員會、中央統戰部的會議，顧頡剛寫日記，好記當日所見人名詳盡也。仔細讀了《顧頡剛日記》裏頭的相關多處，卻是發覺楊東莼與顧頡剛兩人的私下交往并不多矣，即便借書還書也就那麼一兩回而已，純粹屬於讀書人之君子之交也。然而，顧頡剛對於楊東莼其人卻是頗出惡聲，而且相當瑣碎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號星期一（八月廿六）：「景籛來，乃知『民進』中新事故。楊東莼在鬥爭會上，亦戴高帽從事勞動，以其架子太大，享受過高，每開大會時輒獨占一房間而又不去，耗費國家財產多也。予見彼每來開會，工友恒為之獨泡一壺茶，心竊疑之，而今果出事矣。」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號星期二（二月初四）：「言楊東莼有潔癖，不食人家茶飯，不愿與人握手，好享受，民進開大會時包一間房間，日費租金十餘圓而又不去，對毛主席之『長期共存，互相監督』有歪曲之解釋，今在民進掃廁所，亦足除其驕、嬌二氣也。」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號星期四（九月廿三）：「聞楊東莼在中共三進三出，故不能逃譴。趙樸初則直定為反革命分子。此皆民進之漂亮人物也。」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號星期日（六月三十）：「楊東莼傲慢無禮，相見若不相識，予問其何病，彼答一字曰『腰』，即揚長而去。」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號星期五（八月十八）：「上個月，在北京醫院遇見楊東莼，狂傲態度使我久久不快。然彼譯摩爾根《古代社會》，一請修改於張栗原，再請修改於馮漢驥，三請修改於馬雍兄弟，足證其欲然不自足，大勝於一物不知而忝顏居科技機關之領導地位之尹達其人也。」顧頡剛出此類惡聲，直至楊東莼病危住院尚還繼續，此又為何也？讀《顧頡剛日記》，似乎是楊東莼不怎麼待見這一位大學者，也就以上所錄幾處。楊東莼真不待見顧頡剛乎？其實并不然，而是楊東莼在當時形勢下，無暇顧及責任之外的瑣碎事務。顧頡剛不能說沒有學識，然而，其之自恃過高，此讀其日記裏頭自己記載之與人與事，便可知曉。丙午動亂之前，楊東莼公開身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及民進中央秘書長。1979年9月25日，楊東莼逝世之前，其之身份則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。然而，新華社當年報道其逝世消息，楊東莼的第一個身份卻是中國共產黨黨員。此在當時，乃為許多黨內外人士所不知。其實，被顧頡剛所耿耿於懷的楊東莼，還有趙樸初，皆是周恩來總理在統一戰線上的主要工作助手，各負專務，在當時形勢之下，身份也許不便公開。七十年代後期，表面上動亂稍緩，然而，高層政見依舊纏夾。一大批文人學者的啟用，已是刻不容緩，正是在楊東莼、趙樸初等人的協助之下，許多知名人士方才及時重新得以學有致用。其中，亦包括歷史文化之拯救，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的重新開展。楊東莼如此的特殊工作，會議之際，有一專室備以與相關人士私下晤談，哪裏夠得上耗費二字呢？至於，尚且還顧不及的對象，而又明知其要求或許瑣碎些個，暫且避一避，亦當屬可以想像的情理之中。當年的周恩來總理，日理萬機，其之日漸消瘦、兩鬢斑白的形象，全國的老百姓都是看在眼裏、疼在心裏的。作為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，楊東莼、趙樸初他們自然是除了當務之急以外，儘量不去攪瑣碎、添紛亂了，凡事都有輕重緩急。於是，有些個人誤會自己遭遇冷漠了。關於楊東莼被非議的「不食人家茶飯」，則是他花甲之後便養成日食兩餐，每餐一小米粥兩窩窩頭的習慣所造成的，此乃他自認為的養身健康之道，雖為其眾多友好所極力反對，然而其亦不肯聽從矣，以至於時日一久，其之體力甚是衰弱，此為眾人日後一大嘆息也。周恩來總理與章士釗的日常聯絡，絕大多數是委託於楊東莼的。日子久了，章楊二老人亦成為了莫逆之交。然而，楊東莼卻是從來不曾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宅用過一餐。辭世之前，楊東莼曾留遺言：「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，骨灰不放置八寶山革命公墓。」這一個老人就這樣兩袖清風，瀟灑地走了。最後那兩年時日，楊東莼的生活，就是一個忙字了得，以至於連其早年翻譯的《費爾巴哈論》與《古代社會》等書想要重事整理，都無暇顧及。楊東莼有此心願，卻是未了，殊為憾。世俗有謂：「不知者不足為怪也」。祇是，顧頡剛即便是不知諸多內情，其於日記之內的種種言辭，也忒過偏頗了。這裏，僅以知者而言一二，亦為是非之辯。研究歷史為宏觀，然而，歷史研究者之微觀心態種種，難免間雜其中。因此，凡讀之，皆時而留意之。此亦讀歷史者，有讀故人書信日記之必要也。是為記。 - ZY.S. 2011 - May - 19, 重拾筆事三年於滬上「南石軒」

2、2009-2-1 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 久闻《顾颉刚日记》，已于2000年5月，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刊行，全帙凡十二卷，约六百万言。但直到去岁仲冬，始得《上海书评》鼎助，得窥全豹。我生也晚，待1955年秋季入复旦历史系做学生，原任本系教授的顾颉刚先生，早在一年多前晋京高就，至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任研究员了。虽说无缘识荆，初入学便躬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。历史系的重点，当然是“肃清胡适反动史学思想的流毒”，也当然要连及顾颉刚的“疑古”。况且本系师长，多为学界名家，与胡、顾有旧谊者不少。不过给我的印象，系内十多位正副教授，除了个别紧跟者外，对批胡兴趣阙如，倒是常常议论顾颉刚在北京大会小会的表态，还时而说及他的旧事。这令我感到好奇，从此不仅常看顾氏文字，也注意他的生平。于是渐知此公并非所谓纯学者，而是总在政学商三界活动



的人物。正因如此，这回拿到《顾颉刚日记》，便在非务不可的正业之外，即漏夜通读，断续耗时两个多月，虽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验。它是“原始史料”吗？联经版《顾颉刚日记》，据整理者顾潮女士的“前言”，可知它的主体原名《颉刚日程》，有两个“基本”：“《颉刚日程》自1921年1月始记”，“以后连续记载数十年而基本上不曾中断”。就是说，它记至1980年12月顾颉刚去世前，曾有中断。引人注目的，是“前言”的另一点声明：“由于父亲将日记作为吐露心迹的场所，七情六欲，无所不谈，其中自有一些激愤之言，或许对他人会造成伤害，鉴于日记的史料价值，整理时基本未作删改。”那么，这类具有“史料价值”的涉及他人的言论，倘有“删改”，是否出于顾颉刚本人之手？我生此疑，还因为顾潮有以下两点介绍。第一，见于“前言”。“日记册的版式是父亲于1920年12月自己设计的，用毛边纸线装，约十六开大小，每页竖向分为‘日期’、‘事类’……‘备注’、‘一周总计’九栏；横向栏目有‘号’、‘星期’及‘预计’、‘实作’二行，且排三列，即每页可记三天日记；页左端印有‘颉刚日程’四字及‘年’、‘月’、‘号至号’及‘阴历月日至日’备填，以便检索。”（引注：空格均原有。）因知单是版式就很复杂。可惜联经版《顾颉刚日记》，虽有皇皇十二巨册，却没有一页书影，令我辈有幸一睹《颉刚日程》原稿面目，只能凭空想象那版式的“备注”、“一周总计”和“预计”、“实作”等纵横栏列，必留不小空白“备填”。第二，据“凡例”，可知《颉刚日程》原稿，“系表格式竖写”，由整理者改为横抄付刊。原稿正文每段“起始空二格，转行顶格”，“‘备注’及‘一周总计’中内容各另起段，起始空三格，转行空一格”。由于横排刊本，正文与“备注”等用同一号宋体字，读时如不留心每条起首及转行空格，便分不清孰为原记，孰为“备注”。其实，如今所见《顾颉刚日记》，有多少可称“原始史料”？已很难辨别。因为根据顾氏自述，他的日记，多半先写在随身小册上，再誊入《颉刚日程》诸栏，也即在誊抄时做过修饰。他由草稿变成正文，又常隔数日乃至一周半月之后。这样他的日记，“基本”非逐日的记录，而是“日后补记”。据顾潮“前言”和“凡例”介绍，有些部分未经顾氏本人誊正，例如“文革”时，“写于小笔记本及台历之日记，内容系依《颉刚日程》分段，故抄写仍同表格式者”。不消说，经过如此处理，连小笔记本之类所存顾氏日记“原始”本色，在联经版刊本中也都消失。既然如此，《顾颉刚日记》的“凡例”之二，就越发值得注意：“其中日后补记者，附于当日之后。若补记日期相距不远，则以较原记缩一格相区别；若补记日期在隔年之后，甚至相距数年或数十年，则更以楷体字相区别。”章培恒先生看了关于《顾颉刚日记》的某篇介绍文章，已感到奇怪：“我才知道顾颉刚的日记是可以补充的，一九七几年补记他年轻时候的东西。”（《述学兼忆师友》，《书城》，2008年12月号）而我阅毕《日记》，回头再看上引“凡例”，不禁更感到奇怪，因为已刊《日记》本来大半属于顾氏本人“日后补记者”，岂知除此而外还有“补记”，而且后一类“补记”，又包含所谓补记日期“相隔不远”、“在隔年之后”，“甚至相隔数年或数十年”等情形。尤因刊本对“相隔不远”的“补记”，用同一宋体字排印，仅较“原记缩一格”，与当日的“补注”毫无区别，又没有《颉刚日程》原稿影本可资对勘，谁能分辨？关于“更以楷体字相区别”的那些所谓补记，大约不会有人相信真是当年旧迹的实录。困难在于同“补注”无从分辨的所谓补记，可以信为真相记载吗？除了章培恒先生所疑的几则，如顾颉刚补记他年轻时对王国维的看法等。令我更生疑的，是顾氏有没有像他模仿的康有为那样，用倒填年月之类手法，以补记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或为自己作某种洗刷？作为史学从业者，我相信马克思的一句话：“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。”看来，要清除对顾颉刚补记的疑问，一个简单做法，就是将他特别记述的时地人事，寻觅相应史料对勘。《顾颉刚日记》的余序早在1950年代，通过批胡适运动和众多师长谈论，我已知顾颉刚很难与人合作。他多疑成癖，好听窃窃私语，尤好信未必真实的传言。例如院系调整以后，他所在的上海学院部分系科并入复旦，而他本人也被复旦历史系聘为专任教授。他请假一年，分明由于当局已有规定，专任教授不可在外兼职，而他时任上海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，经商收入远比复旦教授丰厚，但他却说不肯到复旦就职的理由，是因为周予同先生不欢迎他来复旦，所据便是某教授的私下传言。事实上，时任复旦主管文科的副教务长周予同先生，不仅与顾颉刚相交已二十多年，而且是决定聘任顾颉刚的复旦主要领导人。顾颉刚找借口继续经商发财，竟以传言为依据，忍心污蔑老友，还一本正经地写入《颉刚日程》（见《日记》1952年9月21日），此人所记可轻信么？顾颉刚与同事闹翻乃至与挚友凶终隙末，更著名者一是鲁迅，二是傅斯年，三是胡适。鲁顾交恶，论者极多，在《顾颉刚日记》中也是主要题材，容后再考。他与傅斯年的关系，由谊同手足，而貌合神离，而终于“决裂”，以至他致函胡适，控诉傅斯年对他蓄意迫害，在以往很少有专门研究。随着《顾颉刚日记》的出版，卷首余英时先生序《未尽的

才情——从《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的发表，这问题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。余序凡五节，第一节论顾氏的“事业心与傅斯年”，第二节论“顾颉刚与胡适”，第三节“顾颉刚与国民党”，第四节“1949年后的顾颉刚”，也都时时涉及顾、傅、胡的恩怨关系。我很佩服余先生对三造都取“了解的同情”的态度，却又感到余序或许调停过度，以致可能明知《顾颉刚日记》述及他与傅、胡关系，内有不实情节，却只含蓄带过。一个显例，便是《顾颉刚日记》篡改他于民国18年（1929年）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。关于顾颉刚致胡适函，胡适于1949年仓猝离开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，有大批私人文件未及带走，其中包括众多书信。1979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，选编了胡适留下的部分书信及函电稿，题作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分上中下三册，由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发行。虽说发行限于内部，却很快传播海外。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刊行的《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》，所收函件便与中华版雷同。其中收有顾颉刚致胡适信多通，当然引人注目。

前揭《顾颉刚日记》余序引顾颉刚致胡适那通长信，序中明谓写信时间为“1929年8月20日”，出注谓引自梁锡华选注《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》。核以前揭中华版《胡适往来书信选》上册第475号“顾颉刚致胡适”，引文及顾氏自署写信时间（“十八年八月二十日”），完全相符。余英时先生通读过联经版《顾颉刚日记》的全部未刊稿，不会不注意《日记》在1929年“八月二十号星期二（七月十六）”那天，所记内容为顾颉刚在苏州会友、游园、训女等，没有只字提及给胡适写信。尽管此前四天（八月十六号），他曾经“到苏州饭店访适之先生”。然而，《日记》1928年“八月二十号星期一（七月初六）”，却赫然记道：“写适之先生信，约五千字，直陈两年中痛苦。”同日“备注”又道：“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，疑我因骄傲致树敌，故作书报之。耿耿此心，每不为师友所解，强予办事，失其故我，奈何！”也在同日，又记“登日记七天”，显然此则乃属“日后补记者”。

于是我赶紧重读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所载民国18年8月20日顾致胡信，核对字数，共四千八百余字，可称“约五千字”；内容呢？原信劈头便说：“接九日信，至感先生的好意。不过我两年来的环境和心情有非先生所知者，所以趁着这个机会，详细一叙。”往下便由离北大到厦大说起，再详述到中山大学年余的遭际，中心就是述说与傅斯年（孟真）的关系日趋紧张，当然力陈错误全在傅斯年。信谓“先生信中劝我不要骄傲，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，骄则未也”，随即絮絮叨叨，自我辩解并指斥傅斯年，表示心中充满“烦闷，愤怒，希望，奋斗”云云。凡此，与《日记》1928年8月20日“写适之先生信”所记要点无不相合。关键在于写信的时间。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据顾颉刚原信手迹刊印，信末顾氏自署作期为“（民国）十八年八月二十日”。然而联经版《顾颉刚日记》，却录于1928年即民国17年同月同日记载之内。二者相差整整一年，就是说两个年份必有一误，哪个记载可信？《日记》既为顾潮编定，且看也由她编著的《顾颉刚年谱》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）怎么说？该谱于“一九二八年（民国十七年戊辰）三十六岁”目内，在8月20日记“与胡适书”，夹注谓据“日记是日”，而后摘抄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所录原信的两段个人牢骚语，既略去信中对傅斯年的反复控诉，更不提信末顾颉刚自署的写信日期。更妙的是该谱于“一九二九年（民国十八年己巳）三十七岁”目下，连“八月二十日”也不记，甚至不提顾颉刚在此月19日在苏州造访胡适一事。对顾潮这一含糊记叙，只能说是她已发现其父日记与致胡适原信的时间悖论，却以一则夹注表示宁信日记，而对原信明署的作期，以不了了之。恕我直言，余英时先生似有同病。他在序中特别说明顾颉刚致胡适的那封信，作于“1929年8月20日”，昭示他以为《胡适来往书信集》初次发表的原信所署日期是可信的。他将顾颉刚此信定性为“向师门诉冤”，也与原信内容主旨相符。但也因此，他围绕此信一再考察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恩怨，多处引用《日记》，却始终未提《日记》将此信作期提前了整整一年。个中缘由，甚盼余先生有以说明。

顾颉刚改日记后述 所谓日记，顾名思义，当为逐日之纪录。古往今来，日记作者多矣。就已刊布的日记来说，作者或为写给自己看，或为写给他人看。无论写给谁看，原记可以秘藏，可以销毁，可以在生前择要刊布，可以在死后全文公表，却很少有人会在事后增补，更极少有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，为达某种现实目的，而篡改昔作。《顾颉刚日记》却表明，作者不仅补日记，而且改日记。本来，时隔经年乃至数十年，所补当年当月的日记，可信度已令人生疑。可是，顾颉刚竟然在晚年修改中年所写日记，乃至将他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，一笔抹煞，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。也许他以为改得天衣无缝，谁能质疑他亲笔改定记载的可信性呢？况且他致胡适的那通长函，控告对象是傅斯年。傅斯年早赴台湾，随即名列“战犯”，1950年已猝逝。同样，胡适也名列“战犯”，在国共内战中进退失据，只能流亡美国，听任海峡两岸都予声讨。对于留在上海，在商学二界都自诩老大的顾颉刚，将既往一切实有或臆度的过错，统统推给胡适，并转而反控傅斯年，无疑顺理成章，而且死活都无对证，岂不惬意？果然，从思想



## 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改造，“三反五反”到批判胡适，顾颉刚都能“过关”。他于是被召唤进京了，位居中科院一级研究员，月薪五百万，远过历史诸所首长；住房阔达十多间，较诸同所助研举家一室难求，有天壤之别。随即增补为政协委员，又名列民主促进会核心成员。因而他此后在日记中时时抱怨从政妨碍治学，是否真话？至少在京沪二地熟悉其人的学者中间，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表态出自肺腑。顾颉刚曾在“文革”初期受到冲击。但由于毛泽东的“最高指示”，顾颉刚又在1971年被定为二十四史校点主持人，被抄走的《顾颉刚日程》也发还。如今《日记》“更以楷体字相区别”的数年或数十年后补记诸则，就大多补记在这年以后。 2009年1月8日夜

3、这套十二册的“大书”，我断断续续花了半年的时间读完，抄录了最终不知能否用得上的十一万字的笔记，收获不如预想中的大。由于第十二册是人名索引，实际上，我读完的只是前十一册。提到索引，这倒引起我一个不知道是否合理的想法，既然专门做了一册人名索引，何不干脆再做一册日记所涉的著述名索引？日记中涉及到大量著述，如有索引，在使用上，或许另有一番便利。举例说，顾颉刚一生都不曾忘怀胡适与钱穆的著作，不同的阶段，他都会翻阅两人的作品。如果只依人名索引，不容易看到这种现象。这部日记不像豆瓣介绍所示那样——“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断记载外，自1921年起历60年基本未中断”，比如，实际上，1972—1974这三年的日记是空白的，1976年6月18日之后至1977年7月1日间的日记也中断了。顾颉刚在日记所写内容多而杂，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事无巨细或者琐细。但是，有几条线索还是大体贯穿始终的。其一，顾氏个人读书、写作（包括写作构想）、办刊、主持或参与各学术机构的过程。其二，顾氏每天所见诸人，尤其是每次会议或宴会所见者，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，有时到了“烦不胜烦”的地步。其三，个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各方面给顾氏学术研究带来的困扰，顾氏身处诸种关系中引起的内心矛盾、焦灼、痛苦的精神状态。其四，顾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。几乎从日记一开始，顾颉刚就时时注意及自己的身体状况。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的笔记-第4页

得龐京周書，略曰：津京本名饒薈萃之區，如張黑等情願在北占數十吊一天，不願至滬上占數千元一月也。蓋上海人之百口同聲曰好，固不及北邊識者之一字也。

悟空案：想起那些來東方衛視說相聲的。我說你一說相聲的，來上海幹嘛！

### 2、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的笔记-1921.1-3

治学甚勤，以宋濂《诸子辨》为例，自1.26起开始抄，中间回家探祖母病过年，亦携之，有闲即抄，至2.21抄毕，3.30开始校此书。三个月内读过的书有：胡应麟《四部正伪》、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、黄震《黄氏日钞》、全祖望《读易别录》、章学诚《章氏遗书》、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、《天一阁见存目》、陈龙正《陈一斋文集》、崔述《考信录》、顾炎武《求古录》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、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、钱大昕《潜研堂集》、鲍昌熙《金石屑》、《上（周式芬） 麴古录 疏》、《野叟曝言》、《列仙传》、周行己《浮沚集》、周孚《蠹斋铅刀编》、《风俗钞存》。又有《宋集》，疑即《宋濂集》。

在《辨伪书》《清籍考》《伪史例》三个纲程下抄材料。

在北大的工作主要是为图书馆藏书编目。

### 3、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的笔记-1919.5、6

这几篇日记里的顾先生真可爱！

### 4、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的笔记-第38页

信口做的律诗殊不佳。口气做作，陈旧的用语和面目。

### 5、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的笔记-1921.4-6

4.2胡适寄《红楼梦考证》来，顾氏读后极兴奋，嗣后即注意搜集红学材料，与胡适、俞平伯书信往还论红学事。又，顾极佩服胡适的聪明，日记中屡提及，如“胡先生比我的日程来得活”“我勤奋比得上胡先生，聪明则万不及”“胡先生抄得的材料比我有条理”等等。

因此三月内读书多为与红学相关者，之前的抄校工作中断，不过仍注意辨伪材料，如抄钱谦益《初学集》、柳宗元《柳河东集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中的辨伪部分。

### 6、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的笔记-1919.1

5：大略言去年一年为堕落之年，往岁能得札记六七册，杂记十余册，去年止抄成《不眠集》一册耳。病中坐送光阴，最为可恨。

治学真勤，身体也真弱。

16：大略言叶圣陶来问知行不能合一而感精神苦痛之事，欲为作一小说。

本月日记前已言流行小说多讲男欢女爱风流事，而我所体验此等精神的苦闷，竟无人作等等。

19：大略言见了婚礼的礼单，名目甚多，不懂。感慨老儒讲求古礼，今礼到底怎么回事，却不说，想找个讲今礼的册子来看，也找不到，便想着自己去推这个礼意。后来的补记里仔细写了每个名目是怎么回事。

老儒虽不讲，大概结婚的时候也和顾先生一样，要问明白的人。如此代代相传，也不必写成册子，只是到了顾先生这儿有这个意识罢了。到了有意识的时候，也到了这些风俗行将消逝的时候，正好写下

## 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来，风俗虽然没了，却有文献可供考证。先生之治民俗学，伏机其在此乎。

22：欲为傅斯年作伐，女方即为先前与己未成的袁女士。

本月与学问有关事，大抵为论清朝陆朗夫、章实斋二家之特出；与傅斯年往复说在《新潮》上发表文章事；于进化论之注意，抄胡适、章太炎文章；嘲笑马叙伦、蒋维乔的学问。嘲马氏“以读书小记、疏证、校勘记为学问”那段名文，即在本月四日。陆扬先生为《近代学术批评》所作书评即引此二材料，顾所以嘲马、蒋者，以傅于本月《新潮》上将发表讥评二人的书评之故。

又，顾仍注意修身的学问。14日记读胡适亡母行状，感慨胡说是如此说，如此痛切，其实能做的也没做到，算是有点微词。兼及傅斯年，说佩服二位能专心于学，人事忽落，必至大成，自己就做不到。其实还是对胡、傅的为人处世不全满意，觉得自己的做法更好一些。

顾氏日记虽不必如李慈铭但求播传人口，但还是有作意，想着叫人看。但白云一日中有半日写日记，又往往补写前天的日记，白云下笔不能休，云写日记有整理思想的效果等等，窃以为顾先生实是得写作三昧者，所以日记有作意不足为病。且言家人常以我为痴木，实则我之精敏过于常人，但不以常人所好者为好耳，觉得顾先生真有文学青年情怀；后来的文章也做得长大而通顺，有文学气，在史家中可以说是最好看的了。

# 《顾颉刚日记（全十二卷）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